

最悲慘的急救： 一名醫師的死亡凌遲事件

文／陳秀丹醫師



現職

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
安寧病房負責醫師
安寧照顧基金會委員

經歷

臺北榮總呼吸治療科住院醫師、總醫師、主治醫師
紐西蘭奧克蘭城市醫院急重病加護病房觀察醫師

學歷

陽明大學公衛所博士班法律與政策組進修中
紐西蘭奧克蘭城市醫院進修
陽明大學急重症醫學研究所碩士
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士

小羅為人謙虛有禮、認真負責，是同事眼中的好伙伴，打從他任職住院醫師開始，我們就看著他一路成長當到主治醫師；他總是匆匆忙忙趕著去看病人，患者對他的評價是「很有耐心的好醫師。」

小羅前幾年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，終於娶得如意美眷，大家都認為這是王子與公主的結合，愛情事業兩得意，婚後也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小寶貝，大家都為他慶賀，直覺他人生的輝煌時期就要啟動，因為以他的醫療

專業與工作態度，假以時日必有一番大作為。

有一天晚上小羅頭痛昏迷，電腦斷層確認是腦血管破裂，雖然經過緊急手術，但卻從此行動不便，生活無法自理。有一天，我遇到小羅的母親，我說：「我的母親當年也是腦血管破裂，不過當時我選擇讓母親好走，沒有讓母親受苦。」

小羅的母親很不以為然地說：「以前醫療不發達，現在醫學科技很進步，我相信小羅可以再站起來，繼續

行醫照顧病人。」聽到這些話，原本內心想說的話只好繼續放在心裡。

很不幸地三個月後，小羅又一次顱內出血，病情更加嚴重了，他只能點頭，再也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。

看到正在做復健的小羅，我的內心非常難過，這麼優秀、無可挑剔的年輕醫師，命運怎麼會這樣坎坷？昔日英姿翩翩，忙碌穿梭院內的帥哥已不復見。小羅看到我時，眼神透露出感傷與落寞。身為學姊的我，對他的病情卻也幫不上忙。想到他還有年輕的妻子和稚嫩的孩子需要撫養，更讓人心痛與不捨。

幾個月後，在一次不知名的感染引發敗血性休克下，小羅被插管急救，送進加護病房。醫院從上到下，各個部門的主管、同事都出動了，大家都在想辦法看能不能幫上忙。不幸地，小羅的血壓不斷地下降，血氧濃度也下降，於是葉克膜被插上了。就在葉克膜被插上不久後，小羅的心跳停止了。這時施予急救的同事們都心知肚明——無望了，不會再有奇蹟出現，小羅就要離開我們了。

但小羅的父母沒有辦法接受愛子離開人世，兩老要求醫院要搶救到底，太太則希望個性溫柔體貼的小羅，能

保有美好的容顏、平靜沒有痛苦地離世。

剛開始，同事們輪流徒手為小羅進行心臟按壓，事後有些同事說他們壓了幾下後，看到小羅的臉，實在難過得壓不下去；一般臨終的病人我們都不忍看他們受苦，更何況是朝夕相處、感情深厚的同胞，於是有人提議用機器壓。院長、副院長、各科主任輪流到會議室和小羅的父母溝通，希望老人家能讓小羅走得順遂，不要再讓他受苦了。

小羅的母親是一位教授，對醫療有著極大期待，她態度強硬地要院方極力搶救到底，心跳停止的小羅被裝上自動心臟按壓機，機器不停地大力按壓他的胸腔，臉與四肢都黑了。

事發當天我到外地演講，演講結束後才被通知這件事。我難過得緊急趕回，當我抵達醫院時，小羅已被急救三個小時了。這是一場非常悲慘的急救，同事們很心疼小羅這麼受苦，要我趕緊去勸勸這位傷心的母親停止殘暴的醫療，不要再摧殘小羅了。

母親說：「我寧願小羅成為植物人，也不要他死掉。昨天小羅還好好的，為什麼今天就變成這樣？醫院要給我一個交代！」

我說：「人生無常啊！有誰會知道這麼年輕盡責的好醫師，會突然顱內出血？又有誰知道他會因為不明的感染而血壓急速下降？就各項檢驗數據顯示，近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染，而您和家人也都把他照顧得這麼好，他身上乾乾淨淨，沒有一個褥瘡。他是我的學弟，就像家裡的弟弟，我們也非常不願意看到小羅現在的樣子，但他就要走了，不要再讓他受苦了。」

小羅的太太很清楚地知道小羅已經往生了，她希望停止這些殘酷的醫療行為，無奈面對的是一位強勢的婆婆。自從小羅第一次顱內出血，她就被莫名地冠上沒有好好照顧丈夫的罪名；受盡委曲的她，就像古代的小媳婦只能隱忍著椎心之痛暗自流淚，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。心愛的丈夫即將天人永隔，已經令她悲痛欲絕了，卻還要眼睜睜看著他的身體受到摧殘，真是情何以堪。我可以感受到她內心的哀痛，她用哀怨的眼神看著我，似乎暗示我要盡快解救小羅。

我想再繼續下去小羅會更淒慘，於是請母親到病房內看看小羅，看他被急救成七孔流血的慘狀。我說：「這樣的機器按壓真是痛啊！羅醫師辛苦

了。羅媽媽請您放下羅醫師，讓他走吧！」

「我辛辛苦苦地養育他，好不容易看到他事業有成，可以光耀門楣了，卻突然變成這樣，我不甘心、我就是不甘心！」

這時有位資深的護理長說：「羅媽媽，您以前有沒有想要為羅醫師做什麼，卻一直還沒有做的事？如果有，現在就是時候了！」

羅媽媽突然想起一件大事，她說：「唉呀！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我一直希望小羅也能成為基督徒，他還沒有受洗啊！」



我說：「羅媽媽，我來連絡牧師，我們趕緊請牧師來幫他受洗，受洗完我們就幫他做臨終禱告，您看這樣好不好？」羅媽媽猶疑了一下，總算是含淚點頭答應。

我立即電話連絡牧師，並且告訴他

小羅目前的情形，以利牧師心裡有所準備，事情可以辦得比較圓滿。

牧師趕到，一切也就緒了，受洗和臨終禱告順利完成，經過羅媽媽的同意，我們停止了小羅的心臟按壓與葉克膜的使用，正當我要拔除小羅的氣管內管時，羅爸爸突然說：「啊！陳醫師妳可不可以等小羅的妹妹來看小羅的最後一面？就讓機器繼續打，等她從花蓮趕來再拔管吧！」

天啊！面對哀傷的老爸爸殷切期盼，此情此景叫我怎麼拒絕呢？我好不容易才說服羅媽媽停止了恐怖的急救措施，現在又遇到羅爸爸的悲痛請求，這時我做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，我答應了羅爸爸，讓呼吸器繼續使用。

等了兩個小時羅妹妹終於到了，當她向小羅告別後，我告訴她：「羅醫師很辛苦了，我們現在要幫他把氣管內管拔掉。」

就在我試著拔除氣管內管時，令人心痛的事發生了一一氣管內管拔不出來。我赫然想到這已經是心跳停止六個小時後的狀況，小羅的身體已經僵硬，牙關也已經緊閉了。原本羅家人就站在小羅的身旁，此時我不得不請他們離開病房，因為我必須再想辦法

讓緊閉的口腔打開，好讓氣管內管順利拔除，而我不希望他的家人看到這一幕慘狀。

我使盡力氣再拔了兩次，氣管內管依舊卡得緊緊的，看到親愛的學弟這樣的淒慘，我不禁悲從中來，眼淚竟不聽使喚地掉下；我心想是不是要用剪刀將露出來的部份剪掉，拔不出來的部份就繼續留在小羅體內？還是去借器械將牙齒撐開？可是這兩種方法都對大體不敬，正在猶豫時，忽然間靈光一閃，亡者最大呀，我應該先請示他才對！於是輕聲對小羅說：「小羅啊，我是學姊啦！你的身體已經好了，沒有病痛，不需要這個氣管內管了，請你放輕鬆，好讓學姊為你拔掉管子，漂漂亮亮地到你想去的地方。」

小羅似乎感應到我的呼喚，牙關不再緊閉，氣管內管終於順利拔除。

這個事件讓我們團隊非常地懊惱，還開了一個檢討會，如果下次不幸還有類似的情境，我們一定要以病人為優先，絕對不能再答應家屬延長無效的急救與氣管內管的留置。假如不幸還有類似的情況，在病人顱內出血的時候，就要好好地和家屬多次懇談，讓家屬有面對死亡的心理準備。

期盼透過真實的生命故事，喚醒大眾：「人生無常，把握當下，適時放手才是真愛。」

這是近年來我所經歷到最悲慘的死亡凌遲事件。小羅的告別式我沒有參加，因為我不願再觸動那個痛苦的回憶，就讓以前小羅和我們相處的那段甜美記憶永存心底。

祈求老天撫慰小羅和他的家人，息了人世間的遺憾，讓他的英靈瀟灑地隨著白雲飄向天際，幻化成守護者，保佑他心愛的妻兒。🙏

陳秀丹

陳醫師在加護病房服務數十年，是一位盡責有愛心的醫師，同時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本著大悲情懷在與死神戰鬥最慘烈的戰場，推行著善終的觀念。



會宗長老探視加護病房中某長老

(本文感謝安寧照顧基金會及陳秀丹醫師授權轉載)

如果您不想接受無效急救，您可以簽署「預立醫療決定書」：



人生謝幕前 · 好好說再見



什麼是病主法？

請注意！



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是台灣第一個完整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法案，保障病人有知及選擇的權利，一旦符合末期病人、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、永久植物人狀態、極重度失智及其他中央機關公告之疾病時（以上稱臨床條件），醫療團隊會進行相關評估及照會確認，並依病人簽署之預立醫療決定書所簽署內容，施行其簽署之決定。



我該怎麼申請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？

① 申請對象資格

1. 年滿20歲以上
2. 具行為能力者
3. 具有全民健保，並持有健保卡

④ 上傳預立醫療決定書及註記健保卡

醫療機構將協助您的預立醫療決定書上傳中央機關資料庫，並註記於您的健保卡，即可完成



② 預約及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

至特約醫療機構進行預約邀請至少1位二親等親屬及醫療委任代理人，一同參與預立醫療諮商；面臨特定臨床條件時，接受或拒絕「維生生命治療」及「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」

③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

邀請2位見證人或公證人公證所簽署的預立醫療決定書

為您的人生超前部署
與您的家人練習告別
放得下，才離得開。

